

新马文学丛书



爱已深沉

驼铃 · 著

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

《新马文学丛书》系列
(第二辑)

爱已深沉

驼铃著

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Business Reg. No. 029187/00A

TELEPHONE No. 63379552

出版：新加坡青年书局
新加坡培英街第231座#02-27
新加坡180231邮区

丛书：新马文学丛书系列（第二辑）

书名：爱已深沉

著者：驼铃

承印：东南印务私人有限公司

国际书号：981-05-6240-3

出版日期：2006年8月

定价：新币：\$18.00

出版《新马文学丛书》缘起

今年是青年书局成立50周年，在纪念这个金禧店庆之际，青年书局除了以简化字重新印制40多年前出版的重量级文学丛书——《南方文丛》和《新马文艺丛书》之外，还筹划出版全新的《新马文学丛书》系列，为新马作家提供一个发表佳作的机会。这是值得作家们庆幸的美事。

四十多年前，当我还是个小青年的时候，因为嗜书如癖，于是经常到书店闲逛，日子久了，与书店的老板也渐渐熟络起来了，其中一位给予我莫大鼓励的，就是青年书局的老板陈孟哲先生。当时，我对青年书局所出版的一系列丛书十分欣赏，尤其是对《南方文丛》那批名噪一时的二战之后新马文学的先行者，如汉素音、杏影、连士升、苗秀、韦晕、赵戎、李星可、李汝琳，以及战前新马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作者林参天等作家甚为敬重，而更加使我钦佩的是，青年书局的创办人陈孟哲先生为他们提供了出版著作的平台，后来我又看到其他多套丛书的陆续出版，如《星月文艺丛刊》、《新地文艺丛书》、《新马戏剧丛书》、《南国文丛》、《亚非史地论丛》、《南洋民间故事丛刊》、《史地论丛》，以及其他古今文学论著、研究、史料、教育、美术

和音乐等单行本。虽然，我没有机会看到它们全部出齐就离开新加坡，但是，青年书局的出版物却给我留下难于磨灭的印象。

离家别国几十年之后，又在陌生的故乡重遇陈孟哲老先生。在新加坡国力强盛所提供的有利契机和条件下，以及因应目前社会的需要，陈先生老当益壮，精神抖擞，财力雄厚，对出版事业信心满怀，决意东山再起，并表示绝不半途而废。蒙陈孟哲先生的错爱，邀我担任青年书局总编辑一职，负责主编《新马文学丛书》系列的出版事宜。

我想到也该是时候为家国做些有益和有意义的事情，否则岁月蹉跎，后悔莫及。尽管个人的能力有限，但相信陈老先生的壮举，必将赢得新马作家的鼎力支持，不吝惠赐他们的佳作，充实并壮大《新马文学丛书》系列的阵容，让南疆岛国的文坛也闪耀出它应有的灿烂光芒！

新加坡青年书局总编辑

忠扬

2005年3月初于新加坡

目录

作者简介

出版《新马文学丛书》缘起

辑一：回忆断片

1. 那一抹蓝色·····	1
2. 我的童年·····	3
3. 母亲的故事·····	6
4. 老弱残兵·····	9
5. 上学记·····	13
6. 恩师·····	17
7. 钓蟹·····	21
8. 少年时·····	24
9. 无端爱上文艺·····	26
10. 一阵风潮·····	30
11. 吉北行脚·····	33
12. 稻乡的怀念·····	37
13. 文艺之缘·····	42
14. 初入杏坛·····	45
15. 一段浪漫的日子·····	49

16. 在那红土岗上·····	52
17. 一个小小的据点·····	55
18. 粉笔生涯三十年·····	58

辑二：风云沧桑

1. 天定河·····	63
2. 邦咯岛·····	69
3. 甘文阁·····	78

辑三：谈文论艺

1. 小说人物的塑造·····	87
2. 与文艺青年谈小说创作·····	94
3. 小说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103
4. 马华小说的历史任务·····	106
5. 萧洋短篇小说集《暮色渔村》序·····	111
6. 黄贵文诗集《扣留营漫漶尘封》序·····	115
7. 王涛诗集《醋溜白菜》简介·····	119
8. 杰伦诗集《新旧集》简介·····	123
9. 铮铮风骨——一代诗宗艾青·····	129
10. 诗的现实——韦晕小说集《日安，库斯科》·····	134
11. 现实主义旗手——吴岸·····	138
12. 诗人杜运燮的故乡热土·····	144
13. 读《菲华散文集》随笔·····	149
14. 读印华文集《沙漠上的绿洲》随笔·····	161
15. 我的出身与文学道路·····	169
后记·····	181

那一抹蓝色

我的童年是寂寞的。

我诞生于乡下，并在乡下居住和长大。

那是霹雳州之西，一个荒僻的海隅：沿岸尽是长满红树和老鸦企的烂泥滩，内陆则是椰林和稻田。总之，是一片相当广阔的平地。

那里的人们，不是耕田和捕鱼便是采椰子和剥椰子。生活自然清苦，但童蒙未开的我，虽然也带有几分忧郁，还是不时独自对着眼前的草木与天空作种种的遐思。

我们的小屋，前门朝着村路而开。早上，我总是坐在门槛上，欣赏门前那轻轻摇曳的椰羽，或凝望村路对面的丛林。下午，由于西照，便转而后门上去看那一望无际的稻田。从那嫩绿稀疏的秧针一直看到长成一片随风翻滚的金色稻浪，无时或辍。

有时，更向着稻田远处的天边眺望。一天，天高气爽，晴空一片。大约是为了搜寻云朵吧，在游目四望之中，无意间竟看见地平线上一抹比天空略深的蓝色。

它马上吸引了我。

“那就是山吧？”我不禁想。

我无限欣喜地望了一阵，然后走进屋里请教母亲，希望她能给予肯定。

然而，母亲并不热心，请了又请，催了又催，才让我给拉到屋后。

“在哪里呀？”不料，母亲竟向我质疑起来。

我于是用尽方法去帮助她，比如教她蹲下来、教她对准我指示的方向，但一切都归徒劳。

我心有未足，便自己一个人偷偷地走到田边去，以为走近一些，就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可是，结果却仍然是比天空略深的一抹蓝色。尽管这样，此后每当记起它，便不禁要朝那里瞻望。

长大后，我才知道，原来它远在数十英里之外，倘非好天气，实在没法看到。

后来，或为工作，或因旅行，不但曾经乘缆车上过槟城的升旗山；徒步登过森美兰的淡冰山，而且曾经在金马仑那山的世界里呆过好几天。对于山的真实面目，不能说是一无所知，然而，那一抹蓝色始终不曾从我的记忆中褪去。

打从发现的那一天起，它便牵引了我那寂寞的心，远远地伴着我度过一段童年。教我时至四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不时记起它。

30 · 1 · 1980

我的童年

不管生活环境如何荒僻，小孩子总是不甘寂寞的。生长在椰林中的我，也自有我的活动。在母亲不注意时，我便常常溜出门去。

屋外，除了那红的木槿和白的九里香是特别栽种的之外，都是些野花杂草。再向远处看，也不过是沟渠纵横的椰林一片，实在不是什么桃花源仙境。然而，我却能在那花草鱼虫的世界中，流连而忘返。

小孩子的心思，有时候是很奇怪的。我明明听大人说过：九里香是夜里才香的，但我偏不肯尽信。虽然每一次都只嗅到那淡淡的一点味儿，但一来到树下，往往还是忍不住要扳下花枝来嗅嗅。也许，是我对它情有独钟，所以希望它有人们尚未发现的内在美。不然，为什么我从来不轻易摘它一朵？它常常满树是花，摘那样的小小的一朵，实在是微不足道。然而，我却不舍得，我要保全它，让它在夜里发出最大的香气。

对于木槿，我分明不喜欢它，但如果有人说要把它砍掉，我想我是不会允许的。这是为什么呢？此刻想起来，仍

然无法说得清楚。是的，它的颜色未免太红，太骄人了。可是，在那一片绿色的椰林里，似乎也很需要它的点缀与调剂。也许，就因为这一点吧。但由于好奇，有时不免要摘它一两朵，或捻断柱头，或撕开花瓣，一观它的内部构造。当然，结果总是一无所获。

有时更走到草里，摘灯笼草的籽实。我看见小朋友吃过那草籽，据说清甜可口，但我不敢吃，因为它的籽粒粘滑像虫卵。我摘它，不过是为了学人拿来撞额头，让它发出爆破之声。有时，也摘一两根益母草来玩。或用作鞭子，抽打椰树头上的红蚂蚁；或插在沟边，骗骗自己，说是水里长出来的。有时，则用茅叶作箭，向空抽射，欲与椰树比高。偶尔拾到青绿的椰羽，便不忘学做手表或喇叭之类的东西。往往就是那“嘟嘟”之声引起母亲的注意，而被唤回屋里。

当然，我的活动并不止于花草之间，有时也到沟边捉些水中的小生物。由于年纪小，手脚慢，所能捉到的，不过是蝌蚪或一种叫做“三只眼”的小鱼。由于家里少有多余的玻璃瓶，这些水族便只能养在装牛奶或香烟的废铁罐里。然而，这并未减损我的兴趣。我总是殷殷垂注，见有不愿游动的，便用柴枝去挑拨它，以致常常被搅到翻转肚囊，浮上水面来。虽然，有时不免有些儿后悔，但不久便又忘了。因此，这些小东西，从来就不曾在我的手上活得久一些。

就因为这样，我不但看清了这些虫鱼的面目，这些花草的芳姿；也熟悉了它们的习性，它们的香气。

今天，偶尔闭目想起，除了殷红的木槿、淡白的九里香，那些灯笼草、益母草，甚至三只眼和小蝌蚪都仍然是那

么的鲜明。那些花草仿佛还在向我点头，问我这四十年到底去了哪里？那些小蝌蚪和三只眼仿佛也一如往昔，正摇头摆尾，急急忙忙地躲避着一个无知的村童的袭击。

10 · 20 · 1980

母亲的故事

那当儿，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土地，常常被迫迁居，在日本统治的三年八个月里面便搬了四次家。不过搬来搬去都在椰林里，最远的距离也不出三英里；而且，所到之处，都只有一两家邻居。

这些邻居都是我们到来之前早已认识的。其实，我们不但知道这椰乡里有多少华籍人家，而且知道每一户人家的丁口，甚至他们各人的喜好。因此一经为邻，也就来往如故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叫做“琢蚝阿姨”的。她的年纪比母亲的略大。当时，她并不琢蚝，和母亲一样，养猪。她可说是我们家里的常客。当然，白天大家都得为各自的生计劳动，所以她总是在晚饭后才摸黑而来。虽说是邻居，其实相隔几近百码。而且，羊肠小道上，不但时有干的椰叶或椰花鞘绊脚；遇到雨天，更是泥泞难行。然而，她并不嫌麻烦，起初是两三天来一次，后来竟成了每天必到。到底是什么这样吸引她？是我们经常用来招待她的椰糖咖啡？还是那偶尔也让她尝尝的私酿？不是，都不是。这些东西，她自己

家里有的是。原来，使她入迷的是母亲的故事。

母亲天资聪慧，虽然从未进过学堂，却从父亲的吟诵诗书之中学得阅读的本领。母亲看过不少书，不过，绝大部分是章回小说。母亲看书看得很仔细。好像《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四大奇书以及《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吕蒙正入瓦窑》等野史稗说，她都一读再读。当她给我们讲述的时候，也是几乎一字不漏的。这在母亲来讲，当然是为了忠于有关的著作，但在听者，尤其是我，却觉得慢腾腾，十分不痛快。因为这些旧小说的写作并不像今天的新小说或电影那样，讲求情节的剪接。

但如果说：“就别听吧？”这，我可又不允啦。那些故事里的好人实在太好了，可是在开始时候，他们总是受尽欺凌，吃尽苦头。这教我非听到他们翻身出头不肯罢休。譬如说薛仁贵吧，当我听到他穷极上树投环时，心里便尽在想：“就这样死了么？不可能，他不该死！”当听到张仕贵一再拒绝他入伍时，便恨不得他当场发作，让那奸贼好看。可是故事偏不照我所希望的那样发展，因此，我不得不继续听下去。当听到他居然放走苍龙盖稣文之后，我便意识到非听完这个故事无法知道他最终怎样制伏这敌手了。

在母亲房里，有一张木板钉的大床铺。床前泥地上烧着椰皮，让火烟驱走房中的蚊子。我们就在那昏黄的椰油灯下，靠着亚答墙坐在床上，听着母亲，一章又一章，慢慢地讲。从杨文广讲到穆桂英，又从程咬金讲到薛仁贵、薛丁山，而至樊梨花的马上招亲。每每讲到深夜十一、二点钟。

母亲有时白天操劳过度，夜里精神不足，而致讲到有搭没一搭地打起瞌睡来。然而，那琢蚝阿姨却精神奕奕地紧钉着，不断“后来呢？后来呢？”地追问。每当这种时候，躺在墙角里假寐的曾祖母，便忍不住说：“夜啦，明晚再讲吧！”

我就是这样，在那油灯前的火烟里，听着母亲的故事，悄悄地度过了那血雨腥风的年代。

老弱残兵

在日本人到来的前夕，由于英军已经溜走，所以许多地方一时都陷入无政府状态。我们虽然蛰居乡曲，但仍然为那雨前的山风所波及。

当安顺那储藏米粮的仓库打开时，父亲在朋友的走告之下也匆匆赶了去。无奈两地相隔二十余哩，交通又不便，到得那里，早已被人抢夺一空。结果只得向那已然摆在街边卖钱的，买了两袋。

为了要久藏，这些米都拌和了石灰，以防虫蛀。因此，下锅前先得把那凝结了的石灰拣干净，然后再用椰子水加以洗涤。尽管如此这般的费手脚，煮出来的饭仍然酸涩难以下咽。

两袋米到底不能吃多久，为了长远计，父亲便把养猪的工作交给母亲，而跟着人家去开荒。

那是连在马来人稻田边上的一片淡水沼泽地，要到那里去必得走过几段田塍。站在远处看，阡陌交通，自然是诗情画意，美极了。但一经走入其中，便不难发觉，原来都是汗和力凝聚起来的，粗刺刺的东西。须知，那些田塍纯粹是用

地里的干草和泥巴堆成，它们不但狭窄，而且松软不实。走起来，一脚高一脚低，倘不步步在意，随时都有仆倒的可能。当时，我虽然只有六岁，而且拖着一条瘸腿，却也随着大人在那里活动。

起初，只是跟着曾祖母，给在那里耨田的父亲送饭。到了插秧的时候，由于母亲和邻人都来帮忙，田里一时似乎也颇为热闹，我因此也凑到苗床前面去拔秧。当然，那样的年纪，与其说是做工，不如说是游戏更为恰当。父亲大约就因为觉得有点碍手碍脚，便不时教我走开。拔了秧苗，接着便一把一把分置田中，以便随时取用。由于对那细脚伶仃的羊脚叉觉得有趣，便又学着大人插秧。然而，不但做得慢，而且歪来歪去不能成行，有些秧苗甚至浮上了水面。结果，父亲便以小孩子不能多晒太阳为理由，把我赶上田塍。

插秧的工作，毕竟只要一两天工夫，热闹的时光，转瞬即逝。

后来，稻禾到底绽开了花穗，并逐渐孕育了米浆。那草黄色的蚊子——浮尘子——开始为稻香入迷。鸟类当中的白头翁和黑头翁，更不时三五成群，前来斥候，显然心存覬覦。

“有鸟了。”父亲对母亲说：“教祖母去看，你想怎样？”

“嗯，怕只怕老人家看不见。”母亲好像感到有点为难，沉吟了半晌才说：“还是教成儿一起去的好。”

这样一来，我们一家除了摇篮里的妹妹，可以说是全家总动员了。母亲养猪。父亲在种好的田之后，便天天出去砍